

强迫被害人发红包，指使不同的人抢红包、取现 敲诈的赃款被“无接触”式洗白

《检察日报》卢志坚 林嘉欣 王春

“裸聊”后应对方邀请加入一款App，被害人把手机号码录入后才发现，通讯录被对方获取，“裸聊”过程也早已被全程录了视频，不得不按照对方要求加入微信群不停发红包，直到忍无可忍报了警。

案发后，一个通过线上抢红包、线下取现方式转移非法资金的犯罪团伙率先浮出水面。近日，崔某等9人涉嫌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案被移送江苏省丹阳市检察院审查起诉。而利用“裸聊”视频敲诈的上游犯罪团伙成员尚未到案，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。

甜言蜜语布下陷阱

今年3月的一天，钱先生通过某手机App添加了一名叫小美的女性为好友，之后二人便通过线上视频“裸聊”。不久后，在小美的要求下，钱先生下载了另一款手机App，并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录入了该App中。

“录入之后小美获取了我的手机通讯录名单，她给我发消息让我给她汇3888元钱，不然就把‘裸聊’视频发给我手机通讯录里的联系人。”钱先生这才知道，小美对整个“裸聊”过程进行了录像，而他应小美要求下载使用的App则将自己的个人信息出卖给了对方。出于恐惧，他立即通过线上转账的方式将3888元汇入了小美提供的银行账户。但对方显然不满足于此。

接下来，在小美的指令下，钱先生通过扫码进群的方式陆续加入了5个群聊，并在这些群内发了56个1000元红包。在红包被群内成员抢空后，小美又向其索要1万元钱。“我把1万元汇过去后，她又问我还要钱，但是我实在没钱了。”面对小美一而再、再而三的索要，钱先生无力招架，最终选择报警。

警方立案侦查后发现，小美在作案过程中使用的假名，没有任何可以核实身份的信息。而随着侦查的进一步深入，警方发现，小美仅是犯罪团伙中的一



员。这个犯罪团伙均是通过“裸聊”录制聊天视频并向被害人勒索钱财的方式牟利，目前已16名被害人报案。而小美等上游犯罪团伙成员作案均借助“第三方”与被害人进行转账交易，且与“第三方”之间也无实际接触，导致团伙成员均未到案。目前公安机关正对小美等人涉案情况展开进一步侦查。

根据被害人微信红包的领取记录，警方将目标锁定在了崔某、何某等9人身上，并赴云南省将9人抓获归案。经侦查，这9人虽不了解上游的犯罪情况，也并不直接与小美等人接触，但红包中的资金却由上游犯罪团伙人员监管，并逐渐形成了一条“线上抢红包——汇总红包至专人账户——线下银行取现”的洗钱犯罪链条。

雇人抢红包洗赃款

今年初，崔某在朋友打麻将的邀约下，与堂哥何某来到云南省文山州某宾馆赴约。“当时宾馆房间里人挺多，我都不认识，其中有个男的对我们说，要用我们的微信号在微信群里抢红包，抢完之后会给我们两三百元钱作回报。”由于两人都没有工作，崔某、何某在得知抢红包也能挣钱后便爽快同意，成了该团伙的“包手”。

之后，二人在房间内与其他人通过“面对面建群”的方式，先后进入了5个群内人员配比一模一样的微信群。每个群有11个人，崔某、何某等7人为“包手”，其余4人实时监督资金流向。4人告诉群内的“包手”不得互相添加微信好友。

建群一个多小时后，便有一个人通过扫码的方式进了5个群，而后开始发红包。“包手”抢完红包后将钱汇总至其朋友指定的“包手”处，之后崔某与何某分别得到了300元报酬。

无需成本投入、无需付出劳动，用手机简单操作就能短时间内轻松获得几百元报酬，面对这份工作，崔某与何某乐此不疲。

经查，短短2个月左右，包括崔某在内的7名“包手”便通过微信抢红包的方式转移资金131万余元。



指使他人取现完成洗白

红包汇总后，微信群的作用就发挥到位了，这时便轮到取现组上场，杨某便是该组成员之一。

今年1月，在与朋友的一次聊天中，杨某了解到一种新型赚钱模式：用自己的微信收取别人的款项，之后再通过取现形式将现金交给对方，操作完成后可获得一笔报酬。心动的他不久之后便通过该朋友添加了“上家”的微信，并商定按照千分之十二的比例抽取报酬。

“我感觉这个钱肯定有问题，于是就找了我的朋友岩某问他做不做这个，想把他推到前面，并承诺给他千分之六的报酬，他同意了。”之后，杨某便将岩某的微信收款码发给了“上家”，由岩某负责收钱，并将钱从银行取出。

“钱取出来后，我会根据‘上家’的交代将现金送到云南西双版纳的一个家具店里面去，店里有人拍下我送钱的视频，那个人会把视频发送给‘上家’表示收到钱了，之后‘上家’便会通过微信将好处费转账给我。”杨某在讯问中这样供述，在经过这样“无接触”式的交付操作后，涉案资金便成功“洗白”。目前，店内收钱人员身份尚在侦查中。据悉，短短4个月的时间内，杨某、岩某通过收款、取现形式转移非法资金195万余元。

今年3月，公安机关对此案立案侦查。7月，案件移送丹阳市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。经审查，该院认为崔某等9人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转移，涉嫌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，在综合考虑犯罪情节、其他涉案人员均未到案可能发生串供风险等情况后，该院对9人作出批准逮捕决定。

日前，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丹阳市检察院审查起诉，该案正在审查起诉中。

患病老人百万存款消失，竟是“最信任”的保姆所为 法官提醒子女常回家看看

《信息时报》何小敏 通讯员 云法宣

老人存折里有百万存款，密码连儿子都没告诉，结果存折里的钱被提取一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近日，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法院审理了这宗盗窃案。

老人担心忘记密码， 告诉“最信任的人”

2014年，刘某经人介绍，到广州市某街502房照顾王伯和吴姨夫妇，负责两位老人的日常生活起居。

早年，吴姨就因中风长期痴呆，是限制行为能力人，其名下有一本定期存折由丈夫王伯保管。王伯比吴姨年长，享受的养老、医疗待遇比吴姨更有保障，所以他一直很担心老伴的养老问题，因此对定期存折里的存款看得很重要，就连他们的两个儿子也不知道存折的密码。

随着年龄增长，王伯也患上老年痴呆症，他知道自己的记忆力日渐衰退，害怕有一天忘记了存折密码，又害怕两个儿子知道存折密码后对这些存款有想法。思来想去，王伯决定把全部存折的密码告诉自己最信任的“贴心”保姆刘某。

起初，王伯每月会带着刘某去银行取钱，支付保姆工资及日常生活开支。随着王伯年岁增长行动不便，加之对刘某的信任，便将夫妇名下4本活期存折交由刘某

全权保管，仅剩吴姨名下的定期存折由王伯自己保管。

刘某因欠下巨额赌债被债主多次追讨，她开始盯上王伯保管的定期存折。2018年至2019年，刘某趁着王伯痴呆症发病，频繁带王伯到银行将定期存折里的存款多次提取一空，继而将上述钱款据为己有，共计118.1万元。

2020年1月3日晚，王伯的儿子回到家中查看存折发现存款已被转空，遂报警。

刘某辩称：“我没有盗窃王伯的财物。这里面有部分钱是奖金，有部分钱是借款，我只是预支工资，提前拿钱而已，王伯都是知道的。”

保姆以盗窃罪获刑13年

法院认为，本案中，根据刘某供述、证人证言、银行交易流水、鉴定意见等证据，可以证实刘某在担任王伯家保姆期间，多次带领王伯前往银行取款，而结合王伯、吴姨在涉案期间的精神状态和行为能力，以及该定期账户的使用用途、2018年之前的交易习惯，王伯有意识地主动将定期账户内的存款取出用于他处明显不合常理。

因此，该定期账户内存款虽非由刘某本人在银行柜台操作提取，但其作为长期照顾王伯、吴姨二人生活起居的保姆，在明知二人不能完全辨认、表达自己的行为、意思，且不具备管理该定期账户职权的情况下，仍多次带领王伯前往银行取款并对取出资金实际占有、

控制，未能说明上述钱款的合理去向，故可以认定刘某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，客观上实施了将王伯作为工具、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。

刘某无视国家法律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多次盗窃他人财物，数额特别巨大，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。刘某自始至终无任何悔罪表现和意思，法院酌情从重处罚。

综合全案的性质、情节、危害后果及被告人的认罪态度，法院判处刘某有期徒刑13年，并处罚金20万元，追缴刘某的违法所得发还被害人。

刘某不服，提起上诉，广州中院二审判决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法官提醒 要选择正规机构雇保姆

法官表示，近年来，家政服务市场快速发展，但由于入职门槛低、行业管理不规范等问题，从业人员的素质良莠不齐，诸如此类的保姆盗窃案屡见不鲜。雇主主要选择正规的家政服务企业或中介机构，通过签订服务合同明确家政服务的项目、责任及赔偿范围，详细了解保姆的真实身份；妥善保管家里的贵重财物。

百善孝为先，孝亲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保姆虽然可以代替儿女照顾父母的生活起居，但在精神关怀层面，谁也无法取代儿女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即使家有保姆，儿女也要常回家看看，让老年人拥有暖心的晚年。